

記憶總是 慢慢累積—— 三毛「白馬車牌」

| 拾藏物語 02

Sanmao's White Horse Plate: Memories

| NMTL's Archive
Select

沒過幾天，撒哈拉的汽車牌照被新主人換成迦納利島上的了。我急急的往鄰居車庫中跑，怕他將舊牌照丟掉。「拿去吧！我沒有丟。」鄰居說。我抱著車牌回來，將它擦了一遍，然後掛在車房裡。
——出自三毛〈第一匹白馬〉

Text by 楚然（臺文天文臺觀測員）
Image by 國立臺灣文學館

「拾藏：臺灣文學物語」打造「日常測候」系列傘，以藏品進行商品開發，透過轉譯故事發想創意設計。「酷暑」主題傘由三毛「第一匹白馬」發想，展現三毛抵抗現實酷暑的自由姿態。回到戒嚴時代，政治與社會環境受限，宛如高壓酷暑，而三毛從呆板的教育與保守的社會中逃脫，離開臺灣流浪撒哈拉沙漠。她與丈夫荷西購買一台白色汽車，那是她的「第一匹白馬」，陪著她與丈夫穿越廣漠風沙。因此希望藉由白馬車牌為發想，讓讀者從另一個角度理解三毛筆下的世界。

我是一片車牌，號碼是 SH-A3480，SH 代表西屬撒哈拉的意思，A 代表首都阿尤恩（El Aaiún），1976 年之後，大部分的西屬撒哈拉成為摩洛哥的領地。聽說大部分的车牌——我的兄弟姐妹——都在西班牙出生，我是少數在撒哈拉沙漠出生的車牌。

我的女主人是有名的作家，筆名三毛，但一開始，她被其他汽車零件當成間諜。

當我們還在撒哈拉沙漠時，後照鏡信誓旦旦說，女主人是一名女間諜。面對我們的質疑，後照鏡又說，「你知道她有一次把車停在路邊，自己走回去嗎？因為她準備開車時，從我身上看到有兩名警察躲在牆角，她一定是個女間諜，不然怎麼會有人從一座海上的小島飛來這裡，這片沙漠可是什麼都沒有。」

後照鏡的這番推論，遭到其他零件的質疑。我們都知道女主人熱愛冒險，而且這片沙漠也不是什麼都沒有，至少裡頭藏了不少化石。但我們也不知道女主人為什麼看到警察要躲起來，甚至寧願頂著大太陽走回去。

實際的真相令人笑掉大牙，原來女主人還沒考駕照，躲警察只是為了避免被罰。當然聽了女主人好幾天的哀嚎，她還是拿到了駕照。從此之後，其他零件時不時拿這點取笑後照鏡，提醒它要好好看清道路的一切事物。

女主人從臺灣來，聽說是第一位來到撒哈拉沙漠的臺灣人。她常常叫這輛車「白馬」，我以為這是臺灣的習俗，過了一段時間才發現女主人喜歡馬。我自認車子跑得比馬還快，而且還跑得遠，也許只有駱駝才可以跟我們一較高下。

雖然車子本身不是為了行走沙漠設計，但主人大多是用車子買菜、通勤，只有興致一來才會往沙漠區裡開，沙漠的氣候差異大得驚人，白天的氣溫高達五十幾度，我們就像發著高燒在大太陽底下工作；晚上的氣溫則接近零度，我們必須相互取暖，努力不讓車子熄火。

主人家並不富有，我們待在沒有樹蔭的地方，就像曬在太陽底下的烤魚，也像是一隻忠心耿耿，守在家門口的狼狗。每到下午，女主人要接男主人回去時，總是拿一塊小蓆子鋪在座椅上，再用浸過冷水的抹布包住方向盤。雖然男主人下班了，但不代表他們準備回去休息，興致一來也許就又跑去沙漠尋找化石了。



「酷暑」主題傘由三毛「第一匹白馬」發想，展現三毛抵抗現實酷暑的自由姿態。

我們無法選擇自己的命運，就像被西方殖民的撒哈拉威人一樣。無論車主是清醒還是酒醉，脾氣暴躁或小心謹慎。只要坐上駕駛座，我們就必須不斷前行，除非零件出狀況或抵達目的地。

零件之間或許會吵架，但需要工作時，大家都會團結一致。女主人時常說這輛車特別耐用，我們也以爲可以一直工作下去。但這輛車畢竟不是專門爲沙漠設計，因爲長年受到風沙吹拂，車子的擋風玻璃出現許多刮痕。

擋風玻璃說自己也越來越無法看清前面了。

女主人跟男主人說：「白馬眼睛毛了。」

即使如此，主人還是帶著這輛車來到無沙的島上，沒有換掉任何一個零件。來到這座島上時，我們還討論有沒有機會來到臺灣。聽說臺灣很熱，但非常潮濕。大家都很擔心這把老骨頭能不能撐下去。

但分離的那天來得突然。

主人的鄰居希望買一輛二手車給兒子，看上了這輛車。幾經考慮，主人決定賣了這輛車。車子賣掉之前，女主人花了好長一段時間，將車子的裡裡外外都清潔一遍，我的臉也被抹了好幾次。

車子離開的那天，女主人還特地目送我們。引擎大哥哼了一聲，後照鏡則說：「真不該懷疑她是間諜的。」

到新主人家時，我是第一個被換掉的零件，新穎的加納利群島車牌取代我。原本我以爲自己就會待在雜物間，靜靜等待遭到丟棄的命運時。女主人來找我了，她說希望留著我，好回憶那段騎著白馬的日子。

其他零件要我好好保重。

一輛車最重要的零件當然是引擎大哥了。汽車的各部零件，只能爭論誰第二重要，而我常常是倒數幾名，畢竟沒有了車牌，車子還是可以開。有些主人甚至討厭車牌，因爲警察往往可以依照車牌找到違規的車主。所以當主人選擇我時，我很明白自己不只代表了車主，也代表了那輛「白馬」，曾經跟我一起奮戰的弟兄。



「酷暑」主題傘由三毛「第一匹白馬」發想，希望陪伴大家尋找自由。



臺文館藏品，三毛「第一匹白馬（車牌）」。

我以爲還可以再陪伴男主人和女主人一段時間，但過不久男主人離世，我和女主人一起回到臺灣。回到臺灣的女主人變得更受歡迎了，我開始和其他藏品聊天，從那時候開始學習中文。

1991年女主人過世了，我跟其他藏品都是過了很長一段時間才知道這件事情。畢竟喪禮有太多需要處理的事情。這些年，有很多熟悉的事物都消失了，像主人文章提到的地名，也隨著政治勢力的消長，擁有不同的名字。

後來主人的家人將我捐贈給臺灣文學館，在臺灣文學館的日子很悠閒，可以聽到各種作家的軼聞，偶爾才需要配合展覽。女主人逝世二十週年，我就待在玻璃之後，讓喜歡三毛的書迷注視我。

自從1998年歐盟統一車牌形式之後，我就是碩果僅存的老車牌了，原本以爲我會在撒哈拉沙漠終老，沒想到現在住進臺灣文學館，正在和其他藏品學日語。以爲會默默無聞走完這一生，卻聽到臺灣文學館打算以我的故事開發新產品。

這真是做夢沒想到的事情，我心想，爲什麼還有人記得一片車牌呢？聽到館員說，才知道三毛寫了一篇文章，稱讚「白馬」非常盡職。

當我聽到這個消息，真想讓我那群弟兄知道，可惜我不知道他們的下落了。

這些新開發的商品，會不會到世界各地呢？請你們記住我的車牌號碼，遇到每一輛白色舊車就說起我的編號，或許它就是那匹「白馬」呢！

作家介紹

三毛（1943 - 1991）

出生於重慶，創作文類主要以散文、小說爲主，另亦從事翻譯、劇本寫作等。1973年結婚後，定居西屬撒哈拉加納利群島，即以當地的生活或四處旅行的觀感爲寫作素材，完成膾炙人口的《撒哈拉的故事》。以豐富的浪跡天涯經歷，描繪出斑斕的異域風光；用敏銳的感觸，融以感情的文筆，展現出熱愛生命、自然的精神。